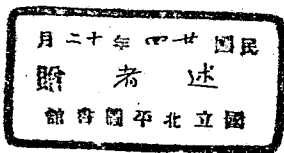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今圖書集成

馬銘閣譯述

北平華北中學職業科印

MG
G643
21



北 平 華 北 中 學 講 義

1

古 書 今 譯

馬 銘 閣 講 述

童子辨日（節錄列子湯問篇）

孔子東游，見兩小兒辯鬪。問其故，一兒曰：『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，而日中時遠也。』

一兒曰：『我以日初出時遠，而日中時近也。』

一兒曰：『日出大如車蓋，及日中則如盤盂，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？』一兒曰：『日初出，滄滄涼涼及其日中，如探湯，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？』

孔子不能決也。兩小兒笑曰：『孰爲汝多知乎？』

注釋：（一）以，外動詞，謂也，以爲也。

（二）車蓋，形圓，狀如傘，建於車上，以遮風日。

（三）盂，說文云：『飯器也。』又說文經下云：『小孟也。』可證盂經同類。

（四）滄滄涼涼，狀天氣之清涼。

（五）探湯，言如探湯之熱。

（六）『爲』爲『謂』之借字。

（七）『知』『智』古同字。

今語譯文：

孔子往東方去遊玩，遇見兩個小孩打嘴架。孔子問他們爲什麼，第一個小孩說：『我說太陽剛出來時離人近，正午離人遠。』第二個小孩說：『我說太陽剛出來時遠，正午近。』

第一小孩說：『太陽剛出來，好像車蓋似的大，到正午就像盤子小，這不是遠的小近的大嗎？』第二個小孩說：『太陽剛出來，天氣清涼，到正午，熱得好像沸水，這不是近的熱，遠的涼嗎？』

兩小孩笑着說：『誰說您非常聰明呢？』

（節錄列子說符。）

羊，既率其黨，又請楊子之豎追之。楊子曰：『嘻！亡一羊，何追者之衆



3 1772 9364 8

？』鄰人曰：『多歧路。』既反，問：『獲羊乎？』曰：『亡之矣。』曰：『奚亡之？』曰：『歧路之中，又有歧焉。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』楊子戚然變容，不言者移時，不笑者竟日。門人怪之，請曰：『羊賤畜，又非夫子之有，而損言笑者何哉？』楊子不答。……

弟子孟孫陽，出以告心都子。……心都子曰：『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學者以多方喪生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楊子名朱，字子居，戰國時人。

（二）童僕之未冠者曰童。

（三）戚然憂愁之兒。

（四）移時少頃也。

（五）方術也，路也。喪生謂不保其生命也。如說符原文中：『昔有昆弟三人，遊齊魯之間，同師而學，進仁義之道而歸。其父曰：「仁義之道若何？」伯曰：「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。」仲曰：「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。」叔曰：「仁義使我身名並全。」彼三術相反，而同出於儒，孰是孰非耶？」按：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，即喪其生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楊子的鄰人跑了一隻羊，已經率領着他的同志去追趕，又邀請楊子的小童去幫忙。楊子說：『嘿！跑了一隻羊，為什麼去這些人追？』鄰人說：『畜道太多！』鄰人回來，楊子問：『得着了沒有？』『沒有，它跑了。』『怎麼跑了呢？（譯為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」亦可。）』『岔道裏邊，又有岔道，我不知道順着哪條道追趕，所以回來了。』楊子一聽，心中煩了，面色也變了，楞了一會，沒說一句話，一天也沒有見他個笑模樣。

門人很奇怪他先生，問他說：『羊是賤畜！跑了的，又不是先生您的，您卻減少了言笑，是為什麼呢？』楊子不言語。

弟子孟孫陽出去把這件事告訴給了心都子……心都子說：『大道因為多岔道丟了羊，學者因為多路術喪失了性命。』

齊田氏祖於庭（節錄說符）

齊田氏祖於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，有獻魚雁者，田氏視之，乃歎曰：『天之於民厚矣！殖五穀，生魚鳥以爲之用。』衆客和之如響。

鮑氏之子年十二，預於次，進曰：『不如君言。天地萬物，與我並生類也，類無貴賤；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；非相爲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豈天本爲人生之？且蚊蚋膚，虎狼食肉，豈天本爲蚊蚋生人，虎狼生肉者哉？』

注釋：（一）田氏，齊大夫田敬仲之後，執齊政權者。

（二）祖，饌也，祖饌古同音。古人出行，先祭路神，祈保平安，今日『饌行』

（三）中坐，謂入座吃喝，方一半也。

（四）響，空谷之應聲。

（五）預於次。預與也；次，位也。

（六）鮑氏之子，齊大夫鮑叔牙之後。

（七）讀 又讀 或 齧也。

白話文：

齊國有一位姓田的，在庭中與友人饌行，吃喝的客，有一千多人。入座之後，剛吃了一半，有獻魚和雁的，田氏一看，就歎氣道：『唉！天待人民，多麼優厚啊！培植五穀，生育魚鳥，讓人們享用。』這時許多客人順着他說，好像應聲一般。

在座的有位姓鮑的童子，年紀只十二歲，他卻聽不服，向前走了兩步說：『你們說的不對！天地所有的東西，都是和我們一同生存着，都是平等的，沒有什麼貴賤；不過因爲聰明氣力的大小，才彼此制服着，互相吃喝着，不是因爲想吃它，它生出來的！人們只可揀可吃的吃罷了，難道天原來爲我們要吃它，它才生下來嗎？再說蚊蚋咬皮膚，虎狼吃人肉，難道也是天原來爲着蚊蚋才生人，爲着虎狼才生我們的肉體嗎？』

人有亡鈇者（節錄列子說符。）

人有亡鈇者，意其鄰之子。視其行步，竊鈇也；顏色，竊鈇也；言語，竊鈇也；作動態度，無爲而不竊鈇也。

俄而担其谷，而得其鈇；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，動作態度，無似竊鈇者。

注釋：（一）說文云：『鈇，斫莖刀也。』段玉裁注云：『莖者，斫莖也，斫莖之刀，

今之鋼刀。禮記屢言鉄鉞——』蓋鉄鉞之形相似。

(二) 意與臆通，謂胸臆中疑之也。

(三) 扭，音義同掘。

今語譯文：

有一個丟了鉄的人，揣度着他鄰人的兒子偷了去。察看他走路像偷了的。察看他的顏色也像偷了的；說話也像偷了的；一舉一動的態度，沒有一樣不像偷了的。不久，他掘山谷；得着他丟了的鉄；別的日子，再見了鄰人的兒子，他罪動作的態度不像偷鉄的了。

邯鄲之民獻鳩（節錄列子說符篇。）

邯鄲之民，以正月之旦，獻鳩於簡子，簡子大悅，厚賞之。客問其故，簡子曰：『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。』客答曰：『民知君之欲放生，故竊而捕之，死者衆矣！君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；捕而放之，恩過不相補矣。』簡子曰：『然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以，介詞，用同『於』，表時間。

（二）簡子即趙簡子，名鞅。邯，簡子食邑。

（三）言生者不如生者之多。

今語譯文：

邯鄲地方的人民，在正月初一，就給趙簡子貢獻鳩鳥；簡子收到後，非常的高興，必定多多的賞他們。一個外來的客人不曉得簡子的用意，問簡子，簡子說：『正月初一是放生的日子，我今天放生，表示我有恩惠。』客人說：『人民知道您要放生，所以爭着捕它，鳩鳥死的可就多了。您要願意讓鳩鳥不死，不如禁止人民追捕；捕了來再放了它，你的惠少禍多，兩方面不能相等啊！』簡子說：『是的』

愚公移山（節錄列子湯問篇）

太行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萬仞；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陽之北。北山愚公者，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；懲山之塞，出入之迂也，聚室而謀曰：『吾與汝畢力平險，指通豫南，達於漢陰，可乎？』雜然相許。其妻獻疑曰：『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損魁父之丘，如太行王屋何？且焉置土石？』雜曰：『投諸渤海之尾，隴土之北。』遂率子孫，荷擔者三夫

，叩石墮壤，箕春運於渤海之尾；鄰人京城氏之孀妻，有遺男，始齠，跳往助之；寒暑易節，始一返焉。

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：『甚矣，汝之不惠！以殘年餘力，曾不能毀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？』北山愚公長息曰：『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徹；曾不若孀妻弱子。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；子子孫孫，無窮匱也；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』河曲智叟無以應。

操蛇之神聞之，懼其不已也，告之於帝。帝感其誠，命夸娥氏二子負山，一厓朔東，一厓雍南。自此冀之南，漢之陰，無隴斷焉。

注釋：（一）太行當作太行，太行至星二山，在今山西南境。

（二）古以周八尺爲仞，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。

（三）怒，苦也。

（四）指動詞，意向也。

（五）難，言其多也。

（六）獻疑，猶言『致難』也。

（七）曾，副詞，乃也。

（八）魁父，小山名，列子注謂在陳留界。

（九）如爲外動詞，猶今『對付』。

（十）焉，爲疑問代名詞，代地方。

（十一）隴土，乃寓言，不必確有其地。

（十二）叩爲『』之借字說文云：『，祭也。』

（十三）春，頂盛土器，以草索爲之，似今之筐。

（十四）齠讀說文云：『齠毀齒也，男八月生齒，八歲而齠；女七月生齒，七歲而；從齒從匕。』

（十五）愚公智叟，人名，兼取其字之義。

（十六）其，時間副詞，將也。

(十七)之，句中助詞，無義。

(十八)若，愚也。

(十九)以，抽象名詞，故也，與今口語『理由』二字相當。

(二十)大荒經謂：山海之神皆執蛇。

(二一)讀，亦讀置也。

(二二)隴斷，孟子公孫丑章句下：『人孰不欲富貴，獨於富貴之中。有隴斷焉。』

按：隴卽『壘』或『礎』之借字；斷，不連屬也，與『段』字義近。隴斷，卽孤獨之土崗。

今語譯文：

太行王屋二山，周圍有七百里，高約六萬四千多尺；他最初在冀州的南部，河陽的北部。北山愚公，年紀快九十了，他對着山居住。他討厭山在北邊障礙着，出來進去的還得繞遠，把一家子聚在一個屋裏商量起來，老頭說：『我和你們用盡終生的力量，剷不了面前的險阻，希望通到豫南，達到漢陰，成不成呢？』異口同聲的說：『成！成！』愚公的老伴很懷疑的對他們說：『用你們的力量。連魁父那個小丘都平不了，對於太行王屋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再說你們把那土和石頭，擱放在什麼地方呢？』大家又一齊說：『把它投在渤海的深處，和隴土的北部。』愚公於是率領着他的子孫，從事移山的工作，其中有挑擔的三個，他們擊石的擊石，勸土的勸土，有用筵箕端着的，有用筐背着的，往渤海去的路上行動着。鄰人京城氏是個寡婦，他有個遺腹子，現在八歲了，蹦蹦跳跳的去幫他們；一年，才往返一次。

河曲智叟笑着勸止他說：『真傻的可以！憑你的殘年餘力，也不能毀壞山的一毛，對於這兩座山的土石，將怎麼處理它？』北山愚公長出了一口氣說：『你死心眼，一百斧子劈不開，還不如一個寡婦和小孩！縱使我死了，有兒子還存在；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，子子孫孫，沒有窮盡的時候；山是不能增長的，那何必憂慮它不能平呢？』河曲智叟無理由對答了。

操蛇的管山神聽見了，可憐他努力不已，告訴給了天神，天神感動了愚公的誠心，命夸娥氏二子負着兩座山，一座擱在了朔東，一座放在了雍南。自此以後，冀州的南邊，漢

水的北邊，沒有一個土崗了。

養生主（子莊）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已而爲知者，殆而已矣。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，緣督以爲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 坐， 然騞然，奏刀 然，莫不中音，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

文惠君曰：『嘻，善哉！技蓋至此乎？』

庖丁釋刀對曰：『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，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，而神欲行，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 窾，因其固然，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 乎！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 石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；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石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爲，怵然爲戒，視爲止，行爲遲，動刀甚微，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爲之四顧，爲之躊躇滿志。善刀而 藏之。』

文惠君曰：『善哉！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』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『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？天與，其人與？』

曰：『天也，非人也，天之生是使獨也。人之貌有與也，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 畜乎樊中，神雖王不善也。』

老子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『非夫 子之友邪？』曰：『然』。『然則弔焉若此可乎？』曰：『然。始也吾以爲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 言而言，不 哭而哭者。是避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之帝之縣解。指窮於爲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』

注釋（一）已，指示代名詞，如此也。

（二）爲，動詞效也。

（三）緣督句，郭曰：『順中以爲常也。』

(四) 生爲性之借字。

(五) 養親，按養親與養生之關係甚淺，疑『親』爲『神』之音轉。

(六) 讀 馬其祖曰：『謂屈一足之膝，以案之也。』按吾鄉，與爲此動作曰 疑 字在此地應讀 。

(七) 音畫，司馬云：『皮膚相離聲』。需爲響之借字。

(八) 陸曰：『呼獲反，』崔云：『音近護，聲大於 也。』按 乃狀聲字。吾鄉以刀挑物謂之 ，因之物被刀挑開，亦曰 ，知其音不知其字，今 莊子作 者，亦假借也。

(九) 桑林，湯樂名。

(十) 經首，咸池樂章也。會，音之聚也。楚辭九歌東皇太一『五音分繁會。』

(十一) 蓋讀 同『盍』疑問副詞，秦策：『勢位富貴，蓋可忽乎哉？』與此用法同。

(十二) 進爲『蠶』之借字。

(十三) 批爲『劈』之借字，分也；郤爲『際』之借字，間也。

(十四) 讀 ，空也。

(十五) 與枝通，謂枝脈，經謂經脈，枝經卽筋脈相連之處。肯，著骨肉也，緊讀筋肉聯絡處也。

(十六) 讀 大骨也。

(十七) 讀 磨刀石也。

(十八) 扶扶乎，寬大貌。

(十九) 族，交錯聚結也，此處指筋骨而言。

(二十) 讀 然，狀解散之聲，今吾鄉猶存此音。

(二一) 善，拭也；『善』『拭』雙聲。

(二二) 右師，原爲官名，今借以爲人名之稱。

(二三) 介，爲『 』之借字，一足也。

(二四) 與，疑爲『預』之借字；預，定也。

(二五) 爲『祈』之借字，求也。

(二六) 神，謂其享受之美；王，動詞，謂與王相等也。

(二七) 秦失，或作秦佚。

(二八) 會，動詞，

(二九) ，期也，實卽求義之引申。

(三十) 倍同『背』。

(三一) 是同『之』。

(三二) 爲，取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一個人能活多大歲數呢，生命極短促，智慧無窮盡，將短促的生命，進隨無窮的智慧，非常的危險啊！既是如此，若是再費心勞力的去顯露聰明，那真就不可救藥了！爲著罷，勞心勞神，精力早虧，只落得名傳千古；作惡罷，費盡心機，落個身亡名裂；這兩樣都作不得，只有順着不費心思的平庸的大路走去，才能保持住我們的身軀，才可以不損傷我們的天性，才可以休養我們的心神，才可以享盡我們的年華。

庖丁給文惠君解牛，他手所接觸的，肩所倚靠的，腳所踏的，膝所抵的地方，都皮骨相連，發出一種聲音；把刀刺進去，又將筋作擊。一舉一動，沒有不合乎音節的：好像湯的桑林舞，又好像堯的咸池樂。文惠君看得出了神，不禁的贊嘆了一聲：『好啊！你的巧，怎麼到了這般地步？』

庖丁放下刀對答說：我喜歡研究解牛的道理，後來能把所研究的用到手藝上來。我最初解牛，眼前見的，是一個全牛；研究了三年，有了心得，眼前所見的，不是全牛，是骨節和骨節湊成的了。現在解牛，完全受我的心神支配，並不再用眼看它了。視官看着不能再進刀了，可是我的心神，不知不覺的把刀子送下去，順着自然的腠理，分開一道大縫；就着原來骨架的結構，經脈骨內相連的地方，一直割下去，並沒碰到難處；顯然的盤結骨，更容易了。好屠夫一年換一回刀，是割鈍了；普通的屠夫們，一月換一回刀，是碰傷了。現在我的刀，十九年了，解過幾千頭牛了，可是刀刃像新從石頭上磨出來的。牛骨節與骨節中間有縫，我的刀刃非常的薄，拿着薄薄的刀刃，刺到骨縫裏，當然很

從容而無阻礙了。所以十九年沒損壞它，老像新磨出來的。解牛解的多了，有時也遇見交錯聚結，難以分解的地方，我一見難於調理，心先恐懼，全副精力，都聚在這個地方，刀的動作暫時遲緩了，可是往前輕微的一伸，很鬆散的開了，像土落在地上的。我提起刀來，四下一看，非常的滿意，拭一拭刀就把它收藏起來了。』

文惠君說：『論調真高，聽了你解牛的話，明白了養生的道理。』

右師是一個獨腳人，公文軒見了他很驚訝，不由的發出話來：『這是個什麼人？怎麼單腿呢？天生這樣呢？還是後來受了殘傷呢？』

隨後即明白了，又自己解說道：『天生這樣，不是受了殘傷，天讓他如此。人的形貌，有一定的，不能願意什麼樣，就長成什麼。因為如此，所以知道他是自然生成的，不是人爲的。原來的單腿，也沒什麼不方便，如果與他就上一條腿，反違背了自然，他倒感覺不舒服了。譬如草澤中的雉鳥，走十步一低頭，啄一次食，百步飲一回水，它這樣的生活是很自然的；它不希望到樊籠裏，吃嘴現成的。所以養生須要精神快活，假如精神而便受拘束或挫折，口體的供養，好到王的地步，也不感覺舒服了。

老子死了，秦失弔哭他，號了三聲，就出來了。學生們問秦失：『老子不是您的朋友嗎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既是，弔得這麼簡單，可以嗎？』

『可以。最初他是人，吾就拿人對待他；現在他死了，就拿死者對待他。當我進去弔哭的時候，有老人哭他，像死了兒子的；有幼者哭他，像死了母親的。大半他們處得太親熱了，一死牽動了他們的情懷，便不得不痛哭。這完全違背了天的自然，失掉了性的本情，忘了人是受命於天的了，古時給這種人叫做「逆天之刑」。生是到了夫子生的時候，非生不可；死是夫子自然的變化，非死不可。在一定時間中的生活，我們處之安然；到了該變的時候，我們順着它變化，於是乎哀樂的事情，就不能感動我們了，能這樣，古人給它叫做，「市之惡解。」養生要順乎自然，心中不要希望高壽，一希望高壽，勞心勞力的去保養身體，反倒糟了。譬如養火籠，想讓它不滅，須要供給燃料，手下能有多少燃料呢？一時供給的不方便，它便窒熄了；反不如讓火自己延燒，這裏着完了，

又傳到旁處，可就知不道它什麼時候就燒完了。』

臧與穀（節錄駢拇篇）

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，而俱亡其羊。問臧奚事？則挾策讀書；問穀奚事？則博塞以遊。二人者，事業不同，其於亡羊均也。

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，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，二人者，所死不同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。奚必伯夷之是，而盜跖之非乎？

天下盡殉也，彼其所殉仁義也，則俗謂之君子；其所殉貨財也，則俗謂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則有君子焉，則有小人焉。

若其殘生損性，則盜跖亦伯夷已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！

注釋（一）臧，奴也。

（二）穀，孺子也。

（三）策，說文云：『馬箠也。』此處借爲羊鞭。或謂『策』同『册』，『簡册也，挾挾簡册讀書，與理不順，不應訓『策』同『册』。』

（四）說文作『局』，說文云：『局，戲也，六箸十二棊也，從竹博聲，古者烏博作局。』又云：『行棊相塞謂之局，從竹從塞，塞亦聲。』

（五）殉從也，求也，謂以身從（或求）物也。

（六）按：『若其殘生損性……』句，以習慣用法，『若』下『其』上，省一動詞『論』字。

又按：如此解法，以爲犯增字解文的病，則訓『若』爲『詰』亦通，詰應也，引申爲承認。

（七）已，語末助詞，表決定，同『也』。

今語譯文：

臧和穀全與人家牧羊，二人却把羊都丟了。問臧作什麼來，他說夾着鞭子念書來；問穀幹什麼來，他說下棋來。二人作的事情不同，都丟了羊是一樣的。

伯夷爲名餓死在首陽山下，盜跖爲利死在了東陵山上，二人死的原因不同，按殘生傷性說，是沒分別的。那麼，又何必說伯夷是，盜跖不是呢？

天下的人，一個個的都是在營求他們所求的，的是仁義，一般人就給他們叫做君子；他們所求的是財貨，一般人就給他們叫做小人。他們無論作什麼罷，無非是求啊，可是有君子小人的分別。若按殘生損性說，盜跖和伯夷是相等的，又何必分誰是君子，誰是小人呢？

西施病心（節錄天運篇）

西施病心而。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。其里之富人見之，堅閉門而不出；貧人見之，挈妻子而去之走。彼知美，而不知之所以美。

注釋（一）西施，春秋越苧蘿村西澆蕩之女，有姿容，越王勾踐敗於會稽，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。吳亡，西施復歸范蠡，從游五湖。

（二）說文云：『損張目也，從目賓聲。』段玉裁註云：『……又按通俗文蹙額曰，者擊之假借。』

（三）今日『跑』古曰『走』；今日『走』，古曰『步』。

今語譯文：

西施心痛，她捧着心，將眉兒皺在了一起，同里的一個醜女人，見她皺得非常好看，回到家裏，也捧着心聚起眉頭來。同里的富人見了她，趕快跑回家去，緊緊的插上門，不敢出來了；貧人們見了她，領着妻子，趕快跑開。她知道聚着眉頭美，是她不曉得爲什麼就聚着眉頭美。

莊子釣於濮水（節錄秋水篇）

莊子釣於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『願以境內累矣。』

莊子持竿不顧。曰：『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，此龜者，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，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』二大夫曰：『寧生而曳尾塗中。』

莊子曰：『往矣！吾將曳尾於塗中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濮水，在今安徽濮陽縣境，當時屬於楚。

（二）楚王楚威王也。

（三）欲以國事相累也。

（四）神龜，古灼龜以下，爲能先知，故稱神。

(五) 巾箒，裝入箒中，而又裹以巾也。

(六) 廟堂，古王宮前殿也。

(七) 寧，助動詞，說文云：『寧，願詞也。』徐曰：『今人言寧可如此，是願如此也。』

今語譯文：

莊子在濮水釣魚，楚王派了二個大夫去先通知他道：『楚王想要把楚國的國事，煩勞先生。』莊子只是拿了竹竿釣魚，一眼也不看他，說道：『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，已經死了三千年了，楚王把他的骨頭，裝在竹篋裏，再用手巾裹上，藏在了王宮前殿的上面，你想這隻烏龜它願意死了，把骨頭遺留下，做世上的貴品呢？還是願意活着，搖蕩着尾巴，活在泥水裏呢？』二大夫答道：『當然願意搖蕩着尾巴活在泥水裏。』

莊子道：『請你倆回去罷！我要搖蕩着尾巴住在泥水裏了。』

惠子相梁（節錄秋水篇）

惠子相梁，莊子往見之。或謂惠子曰：『莊子來，欲代子相。』於是惠子恐，搜於國中，三日三夜。

莊子往見之曰：『南方有鳥，其名爲鶡，子知之乎？夫鶡發於南海，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；於是得腐鼠，鶡過之，仰而視之曰：『嚇！』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？』

注釋：（一）鶡，鸞鳳之屬。

（二）練實，竹實也。

（三）醴，甜酒也，醴泉，潔靜之甜水也。

（四）嚇，怒聲；又以口拒人曰嚇。

今語譯文：

惠子當了梁國的宰相，他正在治理梁國，莊子去拜見他。有一人告訴惠子說：『您知道莊子來的意思嗎？他來，是想替了你的宰相。』惠子駭了怕，於是在國裏搜尋莊子，搜尋了三天三夜。

莊子也聽見說這件事了，他見了惠子說：『南方有鳥，它的名字叫做鶡，您知道不？』

它從南海起翅，飛到北海，在行程中間，非梧桐它不落，非竹實它不吃，非甜水它不喝；鳥得了一個臭老鼠，鵲飛着往它頭上一過，它仰起頭來一看，以為來奪它的食物，不由的嚇了一聲。現在您想拿你的梁國來帶我嗎？您不必駭怕！好似腐鼠的梁國，我是不取的。』

管仲有病節（錄管子小稱篇）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問之，曰：『仲父之病病矣，若不可諱，而不起此病也，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乎？』

管仲對曰：『微君之命臣也，故臣且諱之，雖然，君猶不能也。』

公曰：『仲父之命寡人東，寡人東；令寡人西，寡人西；仲父之命於寡人，寡人敢不從乎？』

管仲攝衣，冠，起，對曰：『臣願君之遠易牙，豎刀，堂巫，公子開方。夫易牙以調和事公，公曰：「惟蒸嬰兒之未嘗」，於是蒸其子首，而獻之公；人情非不愛其子也，於子之不愛，將何有於公！公喜言而妬，豎刀自刑而為公治內；人情非不愛其身也，於身之不愛，將何有於公！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，不歸視其親；齊衛之間，不容數日之行，於親之不愛，焉能有於公！臣聞之：「務為不久，蓋虛不長，其生不長者，其死必不終。」』桓公曰：『善！』

管仲死，已葬，公憎四子者，廢之官。逐堂巫而背病起兵，逐易牙而味不至，逐豎刀而宮中亂，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。桓公曰：『嗟！聖人固有恃乎？』乃復四子者。

處明年，四子作難，圍公一室不得出。有一婦人送從竇入，得至公所。公曰：『吾餓而欲食，渴而欲飲，不可得，其故何也？』

婦人對曰：『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，塗十日不通矣。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。食將不得矣。』

公曰：『嗟茲乎！聖人之言長乎哉！死者無知則已，若有知，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？』

乃扱素幘以裹首而誦。死十一日，蟲出於戶，乃知桓公之死也。葬以楊門之扇。

注釋：（一）「起」蓋「去」或「棄」之借字。

(二)文選注三十五引獨斷曰：「詔猶告也」，段玉裁謂：秦以前無「詔」字，秦始皇造「詔」字，惟天子獨稱之。

(三)微，無也。

(四)故，承遞連詞，則也。

(五)令，命也。此乃上下文異字同義之例，說見俞樾，古書疑義舉例。

(六)之，句中助詞，無義，賓語倒置於外動詞之前時用之。

(七)疑此下有評論堂巫之文，今漏。

(八)「爲」爲「偽」之本字。

(九)「生」爲「性」之省；「長」讀，良也。

(十)「之」代名詞，與「其」字同。

(十一)逐堂巫句，以下文三排句例之，當作「……苛兵起」「病」字衍文，而「兵」字又倒於下，遂不可讀。

(十二)以，同已，副詞，表過去。

(十三)褻，說文云：「蓋褻也，從巾蔑聲。一曰褻被」。

今語譯文：

管仲有病，齊桓公去問候他，說：『你的病重了，假設好不了，到了不可忌諱的時候，你有什麼話告訴我呢？』管仲說：『君你不來問我，我就要見你去哩！可是，我說了怕你作不到啊！』

齊桓公說：『你說罷，你教我往東，我就往東；教我往西，就往西；你對我說話，那敢不聽呢！』

管仲提起衣服，戴上帽子，立起來，很整肅的對齊桓公說：『我願意你離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遠一點，易牙因為善調和五味，才巴結上了你。有一次，你說：「好東西吃了多多少少，就是還沒有嘗過蒸嬰兒。」易牙聽了，就把自己的嬰兒頭給你蒸着吃了。人的常情，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子的，你想他連自己兒子都不愛，對公你還言着什麼愛了呢？公你喜愛宮人，可是你又討厭她們忌妒，豎刀割了自己的勢，爲你管理宮中，人的常情，不是不愛自己的身軀，你想他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，還談到愛你了嗎？公子開方自

從跟隨你到現在，十五年了，他是總沒有回去看望他的父母。齊懸衛，並不違，幾天就可以走到，他就不回去，你想他對於父母都不愛，那能愛你麼？我曾聽說過：「作假可以蒙哄一時，日子久了自然瞞不住，藏拙可以湊合暫時，日期長了，自然露出子。天性不良的，必定得不了好死！」他們四個都不好，靠不住。」桓公說：『你說的對，我記住了。』

管仲死了，葬埋了以後，桓公把所憎惡的四個臣，廢了他們的官。驅逐了堂巫，軍隊中不關起小亂子；驅逐了易牙，適口的滋味，嘗不到了；驅逐了豎刀，宮中的嬪妃，打起架來；驅逐了公子開方，朝政廢了。桓公這時很傷心的說：『咳！聖人原來也有措置得當的時候！』於是又把他們四個叫回來。

過了年，易牙他們四個搗起亂來，把桓公圍在了一個屋子裏，桓公也出不來了。這時有一個婦人從牆窟窿，鑽到了桓公那，桓公問：『我現在又飢又渴，想吃點東西，喝點水，也摸不着，這是怎麼的呢？』婦人對桓公說：『易牙豎刀掌巫公子開方四人正分齊國，斷絕交通有十天了，公子開方已經寫了七百社呈歸衛國了，你想吃東西，辦不到咧！』

齊桓公說：『聖人說的話，見的就這哪！死了的管仲，他沒有靈，就算了；若有靈，我有什麼臉在地下見他呢？』桓公後悔極了，把白幘拿過來，裹在了頭上，自殺了。

死了十一天，蟲子爬出門戶以外，這才知道齊桓公死了，用了個楊木門扇就把他葬埋了。

桓公北伐孤竹（節錄管子小問篇）

桓公北伐孤竹，至卑耳之谿十里，然止，然視，授弓將射，引而未敢發也，謂左右曰：『見是前人乎？』左右對曰：『不見也。』公曰：『事其不濟乎？寡人大惑！今者寡人見人長尺，而人物具焉。冠，右祛衣，走馬前疾，事其不濟乎？寡人大惑！豈有人若此者乎？』

管仲對曰：『臣聞登山之神，有俞兒者，長尺而人物具焉，霸王之君與，而登山神見。且走馬前疾，道也；祛衣，示前有水也；右祛衣，示從右方涉也。至卑耳之谿，有費水者，曰：『從左方涉，其深及冠；從右方涉，其深至膝；若右涉，其大濟。』

桓公立，拜管仲於馬前，曰：『仲父之聖至若此，寡人之抵罪也久矣。』管仲對曰：『

夷吾聞之：聖人先知無形，今已有形，而後知之，臣非聖也，善承教也。』

注釋（一），讀丁。然，住立貌。

（二），讀才。然，驚觀貌。

（三）其，副詞，殆也；擬議不定時用之。

（四）袪，讀舉衣也。

（五）道，爲導之初文。

（六）贊水者，贊助渡水之人。

（七）「聖至」，蓋「聖知」之借。

（八）抵罪，謂應有罪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齊桓公往北方征孤竹去，離卑耳河還有十里路，他安然的停住了腳步，驚懼的眼睛向前看着。他拿過弓來拉開，箭在弦上，還沒敢發出去的時候，問左右的人說：『前邊那個人你們看見了沒有？』右左人回話：『沒看見。』桓公又說：『我們伐孤竹，大半不能取勝罷？我的心亂了，現在我看見長約一尺的小人，人身上長的東西，他全有，還戴着帽子，右邊的衣裳，用手提着，在我們的馬前，跑得很快，這不是好現象，大半我們這次出征不利，我的心亂了，那有這樣的人呢？』

管仲說：『我聽說山中有上山之神，叫做俞兒，高約一尺，也有鼻子眼睛，手肢腿腳。假設有霸王的君出世，它就出現；它在馬前跑，是給你引路；衣裳提起，表明前面有水；右邊的衣裳提起，那是說過河從右邊走。』

到了卑耳河，有個幫助過河的人，他說：『左邊水深，從左邊走，可以沒了帽子；右邊水淺，從右邊走，水才到膝蓋；要從右邊走，一點危險沒有。』

桓公立起來，在馬前向管仲作揖說：『仲父你這樣的聰明，我才曉得以前對你的疏忽，是應當有罪的了！』

管仲說：『夷吾我會聽人說：「聰明人，在未見形象時，就能知道。」現今已見了形象，才能推測出來，不算聰明，不過古人說的話，我記住罷了。』

晏子使楚（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九）

晏子使楚，以晏子短，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，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曰：『使狗國者，從狗門入，今臣使楚，不當從此門入！』賓者更遣從大門入。見楚王，王曰：『齊無人耶？』晏子對曰：『臨三百閭，張袂成陰，揮汗成雨，比肩繼踵而在，何爲無人？』王曰：『然則子何爲使者？』晏子對曰：『齊命使各有所主，其賢者使使賢王，不肖者使使不肖王，嬰最不肖，故直使楚矣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併，說文云：『竈也，從人賓聲。』按併者，即今之領事員。

（二）更道，改路也。或解道爲『竈』之借字亦通。

（三）臨 讀 齊之國都，今改爲縣。

（四）閭讀 周禮云：『五家爲比，五比爲閭。』

（五）揮，振也。

（六）在，內動詞。

（七）爲，爲『謂』之借字，左傳宮之奇諫假道：『一之爲甚，』爲亦『謂』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晏子出使到楚國去，楚國人因爲晏子身材短小，故意的在大門旁邊，開了一個小門，讓晏子走。晏子不肯進去，說道：『出使到狗國的，才從狗門進去；現在我出使到楚國來，不應從這個門進去。』領事員領他從大門進去。晏子見了楚王，楚王說：『齊國沒人嗎？』晏子回答道：『單說齊國的國都臨，就有三百閭，大家張開袖子，能把太陽遮住，身上的汗一振動，就好像落雨的一般，各處的人都是磨肩接踵的，怎樣說沒人呢？』楚王說道：『那麼，你怎麼當了使者呢？』晏子回答道：『齊國派的使者，一個個都有他所去的主人，好的就派到好王那去，壞的就派到壞王那去，要我這壞，所以只能派到楚國來。』

楚王欲辱晏子（見內篇雜下第十）

晏子將使楚，楚王聞之，謂左右曰：『晏嬰，齊之習辭者也，今方來，吾欲辱之，何以也？』左右對曰：『爲其來也，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，王曰：「何爲者也？」對曰：「齊人也。」王曰：「何坐？」曰：「坐盜。」』

晏子至楚，王賜晏子酒，酒酣，吏二縛一人詣王，王曰：『縛者何爲者也？』對曰：『

齊人也，坐盜。』

王親晏子曰：『齊人固善盜乎？』晏子避席對曰：『嬰聞之，橘生淮南則爲橘，生於淮北則爲枳，葉徒相似，其實味不同；所以然者何，水土異也。今民生長齊不盜，入楚則盜，得無楚之水土，使民善盜耶？』

王笑曰：『聖人非所與熙也，寡人反取病焉！』

注釋：（一）坐爲『作』之借字，爲也。此曰『何坐？』下文曰『縛者何爲者也？』二句之意同，可証坐不應解爲『入罪曰坐』之坐。

（二）詣，至其所也。

（三）說文云：『木似，從木只聲。』

（四）徒，副詞，但也。

（五）熙爲『嬉』之借字。莊子馬蹄篇：『會嘯而熙，鼓腹而遊。』熙，亦『嬉』之借。

（六）爲，介詞，用同『於』。

今語譯文：

晏子將要出使到楚國，楚王聽得這個消息，告訴左右的人說：『晏嬰是齊國熟習辭令的，現在正要往我們這來，我要侮辱侮辱他，你們想想用什麼方法呢？』左右的人對答說：『等他來了，我們綁一個人，在王的面前走過，王你要問：「他是幹什麼的？」我們說：「是齊國人。」王您要問：「他作什麼來？」我們說：「他偷東西來。」』

晏子到了楚國，楚王辦了酒席燕請晏子，正在喝得高興的當兒，有兩個官吏，綁了一個人，送到楚王面前。楚王問道：『被綁的人是做什麼的呢？』官吏答道：『他是齊國人，偷了人家的東西。』

楚王看着晏子說道：『齊國人素常善於偷東西嗎？』晏子離開坐位答道：『我聽說子生在淮南，就是子；把它移在淮北，就變成枳子了；葉子到很相近，但是果實的滋味就不一樣了。它爲什麼會變呢？實在是水土不同了呀！現在的百姓，生長在齊國，不會做賊，來到楚國，就能偷東西了，這不是楚國的水土，能使人偷盜嗎？』

楚王笑道：『聖人是不可以戲弄的，我倒被他侮辱了。』

齊人有一妻一妾章（節錄孟子離婁章）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

其妻告其妾曰：『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，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；而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 良人之所之也。』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；徧國中，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；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。

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，今若此！』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

注釋（一）良人，善人也。初，妻稱夫，曰「良人」；夫稱妻，亦曰「良人」。後「良人」二字合音，一轉為「郎」；一轉為「娘」；此處良人二字，指夫言。

（二）饜，飽足也，按說文無饜字。說文飽字下訓朕也，蓋「朕」即「饜」之初文。

（三）反為返之借字。

（四）說文云：『𠄎，戴目也，從目間聲。江淮之間，謂𠄎曰 𠄎。』今取其第二義，讀 𠄎。

（五）蚤為早之借字。

（六）施讀 𠄎 尾也。施尾古同音，今口語，尾巴，讀 𠄎 尚存古音。

（七）介詞，位於主語與述語之間，無意義。

（八）關係內動詞，往也。

（九）之，往也。

（十）之，介詞，位於二名詞之間，與今口語「的」字相同。

（十一）為，為「謂」之借字。

（十二）訕讀 𠄎 也。

（十三）施施，喜悅自得之貌。左傳隱公元年，『其樂也洩洩。』蓋與此「施施」同意。

今語譯文：

齊國有一個人，家裏有一妻一妾。她丈夫出去，必定飽吃酒肉回來。他的妻問他往外邊儘給誰一塊吃呢？他說都是富貴的人。

他的妻告訴他的妾說：『丈夫出去，必定飽吃酒肉回來，問他一塊吃喝的人，他說都是有錢的人，作官的；

可是沒有見過富貴的人到家來，我要看一看他到底儘是往那去！』

早晨起來，她偷偷地尾隨着她丈夫，走遍了全國，無有一個人給他站着談一會話的！最後他走到東城外，那有祭壇的，他很可憐的向人家乞求些殘餘的酒肉；沒吃飽，又向遠處望了望，也有祭壇的，他又去了去！這就是他所謂飽吃酒肉的事啊！

她的妻回來，告訴他的妾說：『他，是我們終身所仗恃的！現在竟這樣！』

妻妾對着罵她的丈夫，又在中庭哭了一番。她丈夫不曉得這件事，很得意的從外邊回來，對妻妾的態度，非常的驕傲。

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（節錄梁惠王章）

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『王之臣，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；比其反也，則陳餒其妻子，則如之何？』王曰：『棄之。』

曰：『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』王曰：『已之。』曰：『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』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注釋：（一）時間介詞。及也，至也，與口語『到』同。

（二）承接連詞。於初發見一事之已然狀態時用之。說見楊遇夫詞詮卷六第十八

（三）承接連詞。同上。

（四）按『如之何』應譯爲，『怎樣對付他。』『如』爲外動詞，就今言『對付』，『何』爲副詞，『之』爲代名詞。說見詞詮卷五如字下。

（五）士師，獄官也。

（六）士，獄官手下之小官。

（七）已之，止之也；或解『已』爲『易』之借字亦通。

今語譯文：

孟子告訴齊宣王說：『您的臣，有往楚國去的，把他的妻子託靠給了一位朋友，到了他

回來，他的妻子，正挨飢受餓，對這位朋友，怎樣對付他呢？」王說：『絕交好咧。』
 『獄官不能管理手下的小吏，怎樣的對付呢？』『停他的職好咧。』
 『四境以內的事不治理，怎樣的辦呢？』齊宣王故意的裝沒聽見，看了看左右，說起旁的事來了。

無或乎王之不智（節錄告子章。）

孟子曰：『無或乎王之不知也！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！』

今夫奕之爲數，小數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奕秋誨二人矣：其一專心致志，惟奕秋之爲聽；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「非然也。」』

注釋：（一）或爲惑之借字，疑怪也。

（二）暴讀 今作曝。

（三）見上文注二。

（四）假設連詞。王念孫曰：今猶若也。樹達按此乃說一事竟，改說他端時用之。王氏訓爲若，乃從上下文之關係得之，疑今字仍是本義，非其本身有若字之義也。（以上見詞詮卷四，二十三頁。）

（五）數術術。

（六）致，極也。

（七）爲，句中助詞，賓語倒裝時用之。

（八）繳，今讀 說文云：『生絲縷也，謂縷系 矢而以 也。』

（九）爲，外動詞，謂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孟子說：『無怪乎王你不明白呀！雖說天下有容易生長的東西，暖它一天，冷它十天，沒有能生長的呀！我見王您的次數也很少了，我退去以後，可是寒冷王您的人就到了，王你有生長的萌芽，我有什麼辦法呢？』

譬如下棋，是一件小事，不專心一志，就學不到好處！奕秋是全國下棋的名手。請他教

兩個人，一個很用功，專心聽奕秋講話；一個也聽，可是心中，以為鴻鵠將要飛到，想拿弓和鏃去射它；雖說與那位同學一樣的学习，可是比那位同學差遠了。你說他的聰明不如他嗎？「不是啊！」』

舜發於畎畝章（節錄孟子告子章）

孟子曰：『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餒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人恒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衡於慮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

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亡於安樂也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舜，相傳為我國古君主之聖者，徵時，嘗耕於歷山。畎，六畝也。

（二）版築用版築土之工。傅說為殷高宗賢臣，未顯時，在傅巖築路以自隱。

（三）膠鬲，殷之賢臣。其先以遭紂亂，隱避為商，周文王於罾魚販鹽中得之，舉以為臣。

（四）管夷吾又稱管仲，春秋時，齊潁上人。齊桓公返國為君，以管仲背已在魯而索之，仲因自魯囚執於上官；桓公既得仲，遂釋以為相，而齊以霸。士，獄官也。

（五）孫叔敖亦稱鶴敖，春秋時楚人。隱而耕於海濱，楚莊王舉以為相；相三月，吏無姦邪，盜賊不起。

（六）百里奚春秋時虞人。家甚貧，流落不偶。事虞公為大夫。知虞將亡而去之。後為楚鄙人所執，秦穆公聞其賢，以五羊皮贖歸，授以國政，相秦七年而秦霸。

（七）是，此也。指示形容詞。

（八）拂，戾也。

（九）曾同增，高也。表態副詞。

（十）法家，法度大臣之家。

(十一)拂同輔，士同仕，拂上，即輔弼之官吏。

(十二)於，介詞，表所因。

今語譯文：

孟子說：『舜在歷山耕地，後來接收了堯的天下；傳說在傅巖築路，高宗請出他管理朝政；膠鬲當着紂亂，隱藏於魚鹽商人裏，文王知道他賢賜給他高官；管仲曾被魯國囚執後來作了齊桓公的宰相；孫叔敖隱居海濱，後來作了楚莊王的令尹；百里奚曾被楚國拘捕，後來執掌了國政。他們不是聖君就是賢相，在當年曾受許多困苦！所以天要給某人一種大責任，先讓他不得志：心思一天不休息，老是想事；身子一天不消停，常去勞作；外形很消瘦，腹內不充實；事事還作着不順利。這是故意的激動他的心情，挫折他那暴烈的性子，讓他多多的增長經驗啊！』

人常有過，才能更改；用過心血，費過思慮，才能有為；有的是這樣的，腫他兩眼，罵他兩句，他也就明白自己作錯了。所以在內沒談議大夫和輔弼的官吏，在外沒有敵國和外患的國家，終究得滅亡了。明白這個，就曉得生，是因為有憂患；死，是太安樂了。』

和氏之璧（節錄韓非子和氏篇）

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，奉而獻之厲王，厲王使玉人相之，玉人曰：『石也！』王以和為誑，而刑其左足。

及厲王薨，武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又曰：『石也！』王又以和為誑。而刑其右足。

武王薨，文王即位。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荊山之下；三日三夜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

王聞之，使人問其故，曰：『天下之刑者多矣，子奚哭之悲也？』和曰：『吾非悲刑也；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，貞士而名之以誑，此吾所以悲也。』

王乃使玉人理其璞，而得寶焉，遂命曰和氏之璧。

注釋：（一）戰國策秦策鄭人謂玉未理者曰。

（二）奉捧古今字。

（三）相讀，視也。

（四）說文云：『誑，欺也，從言狂聲。』

(五)說文云：『剗，絕也，從刀月聲。』

(六)也，語末助詞，表疑問。

(七)夫，指示代名詞，此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楚國人姓和的，在楚山裏得了一塊玉石，他捧着它貢獻給厲王，厲王叫了一個治玉的人相看它，治玉的人說：『是石頭，不是玉。』厲王以為和氏是欺哄自己，就削去了他的左足。

厲王死了，武王即位，和氏又捧着它貢獻給武王，武王派治玉的人相看它，治玉的人又說：『是石頭，不是玉。』武王認為和氏是欺感自己，斷了他的右足。

武王死了，文王就了王位，和氏抱着他那块璞玉，在荆山的旁邊啼哭；哭了三天三夜，淚水哭乾了，又流出血來。

文王聽見了這件事，派了一個人問他：『天下斷足的人多了，你為什麼哭得這樣的悲痛呢？』和氏說：『我並不是悲痛我斷了足；我悲的是這塊寶玉，說它是塊石頭；貞士說他不忠不信，我就是為這個哭。』

文王於是命玉匠治理這個璞玉，果然從裏邊取出一塊寶玉來，就給這塊玉叫做『和氏之璧』。

魯人織 (節錄說林上)

魯人身善織，妻善織縞，而欲徙於越。

或謂之曰：『子必窮矣。』魯人曰：『何也？』曰：『為屨之也，而越人跣行；為冠之也，而越人被髮；以子之所長，游於不用之國，欲使無窮，其可得乎？』

注釋：(一) 讀 說文云：『屨也；一曰鞮也。』

(二) 縞 禮王制正義云：『生絹曰。』

(三) 屨 說文云：『足所依也。』

(四) 『之』同『者』，『之』『者』古同音，故可通用。此處之『之』，為指示代名詞，可譯為『的』。

(五) 跣 說文云：『足親地也，從足先聲。』

(六) 其，豈也。反詰副詞。

今語譯文：

魯國有一個人，他編鞋編得好；他的妻織絹織得好。因為有這種好手藝，想搬到越國去。某人告訴他說：『您去不得，去了以後，必定得受窮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鞋是穿的，越人光腳走路；絹是戴的，越人披散頭髮，不戴帽子。拿您這麼好手藝，跑到不用鞋和帽的國裏去，願意不窮，辦得到嗎？』

楚人鑿楯與矛（節錄見羅一）

楚人有鑿楯與矛者，譽之曰：『吾楯之堅，物莫陷也。』又譽其矛曰：『吾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』或曰：『以子之矛，陷子之楯，何如？』其人弗能應也。

注釋：（一）鑿，賣也，實爲賣之借字。說文云：『賣，術也，讀若育。』

（二）『楯』卽『盾』之後起字，今廢而盾行。

（三）之，至也。

（四）於，介詞，表動作之對象。或解爲『遇』之借字亦可。

今語譯文：

楚國人有個賣盾和矛的，他自己誇獎他的盾說：『我這盾非常的堅硬，什麼東西也壞不了它。』又誇獎他的矛說：『我這矛非常的快利，碰見什麼東西都能穿過去。』有一個人說：『用您那矛穿你那盾，怎麼樣呢？』他不能回答了。

守株待兔（節錄韓非子五蠹篇。）

宋人有耕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，折頸而死，因釋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。兔不能復得，而身爲宋國笑。

注釋：（一）『爲』，爲表被動之助動詞，與『見』字義同。

今語譯文：

宋國有一個耕地的，地裏有一棵樹，一隻兔子跑來，撞在樹上。折了脖子，死了，他放下耕田的耒，去守着這棵樹，希望再得兔子。兔子不能得再得着，可是他却見了宋國人的笑。

南郭處士吹竽（節錄內儲說上篇）

齊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。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，宣王說之，原食以數百人。

宣王死，王立，好一一聽之，處士逃。

注釋：（一）說文云：『竽，管三十六簧也。』

（二）處士，謂不仕之士也。

（三）以，與也，同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齊宣王叫人吹竽，一次必定三百人。南郭處士請求給王吹竽，宣王很高興這件事，給他的俸祿，和那吹竽的幾百人同。

宣王死後，王即位，他好一個一個的聽他們，處士原來不會吹，他就逃走了。

彌子瑕（節錄說難篇）

彌子瑕有寵於衛君。衛國之法，竊駕君車者，罪則。彌子瑕母病，人聞，有夜告彌子，彌子矯駕君車以出，君聞而賢之，曰：『孝哉！爲母之故，忘其犯罪則。』

異日與君遊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不盡，以其半君，君曰：『愛我哉！忘其口味，以寡人。』

及彌子色衰愛弛，得罪於君。君曰：『是固嘗矯駕吾車，又嘗我以餘桃。』

故彌子之行，未變於前也；前見賢而後獲罪者，愛憎之變也。

注釋：（一）則，斷足也，古肉刑名。

（二）讀，說文云：『食也，從口聲，誤與含同。』按與啖同。

（三）表態副詞。本然之詞。本也，猶今言『原來。』實『故』之借字也。

（四）表態副詞。與口語『原來』同義。王引之云：『本然之詞。』按此義乃『舊』之引申義。

口語譯文：

彌子瑕形貌秀美，在衛君面前，非常得寵。衛國的法律：偷駕國君之車的，斷足。彌子瑕的母親得了病，人們聽見說了，有一個人夜間告訴給了彌子，彌子就假託衛君的命令，駕着衛君的車走了。衛君知道了，不但不治他罪，反倒贊揚他說：『真孝啊！爲母親

，忘了斷足的罪。』後來有一天，彌子和衛君往果樹園裏遊玩，彌子吃桃，有一個非常的甜，把沒吃完的一半剩桃，給了衛君。衛君說：『最愛我啊！忘了自己的口味，給了我吃。』彌子的面貌，衰老了，衛君也不愛他了。後來他得罪了衛君，衛君罵他道：『……你原來是會假託我的命令，坐過我的車；又給過我吃你吃不了的那剩桃。』彌子的行爲，沒有改變啊！以前被稱贊，現在得了罪過，沒有旁的，衛君對他的愛憎變了。

曾子處費（見戰國策秦策二）

昔者曾子處費，費人有與曾子同民族者，而殺人。人告曾子母曰：『曾參殺人！』曾子之母曰：『吾子不殺人。』織自若。有頃焉，人又曰：『曾參殺人！』其母尚織自若也。頃之，一人又告之曰：『曾參殺人！』其母懼，投杼踰牆而走。

注釋：（一）曾子，春秋武城人，名參，字子輿，性至孝，爲孔子之有名弟子。

（二）費，地名，舊城在今山東費城縣西南。

（三）名族，高誘注：『名，字；族，姓。』

（四）杼讀 說文云：『杼之持緯者，從木予聲。』

今語譯文：

從前曾子在費住的時候，費人有和曾子同姓名的，他殺了人。有人告訴給曾子的母親說：『曾參殺了人！』曾子的母親說：『我的兒子不會殺人。』她仍然織她的布，態度和從前一樣，絲毫沒有改變。不久，又有人說：『曾參殺了人！』曾子的母親，照常織她的布，態度非常的鎮靜。不久，有一人，又告訴她說：『曾參殺了人。』曾參的母親鬆了怕，擲下織布梭就跑了。

蘇代諫趙王（見戰國策燕策二。）

趙且伐燕，蘇代爲燕謂惠王曰：『今者，臣來，過易水；蚌方出曝，而 豚其肉，蚌合而拊其喙。 曰：「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即有死蚌。」蚌亦謂 曰：「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必有死。」兩者不肯相舍，漁者得而并擒之。今趙且伐燕，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秦，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；願王熟計之也。』

惠王曰：『善』。乃止。

注釋：（一）趙且，趙之戰將。

（二）易水，在河北，源出易縣，下流即大清河。

（三）鵲，鳥名，常居水邊，嗜長喜食魚。

（四）拊，說文云：『脊持也，從手甘聲。』

（五）舍，今用捨。

（六）蕪，敷也，屨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趙且領着兵去攻打燕國，蘇代爲燕國向趙惠文王解勸說：『臣這次來，過易水，看見一個蚌正張着殼曬暖，飛來一隻鵲鳥，着準了蚌的鮮肉一啄，蚌覺痛，趕快把殼合上，夾住了鵲鳥的長嘴。鵲鳥道：『今天不下雨，明天不下雨，就有死蚌了。』蚌回答道：『今天不放出你，明天不放出你，就有死了。』兩面都不肯相捨，恰巧來了一個捕魚的老頭，一下抓着它倆。現在趙且去攻打燕國，倘若燕趙的兵長久相持不決，兩國的大衆，到了疲乏了的時候，我恐怕那強秦就要變做逮魚老頭了；所以我願憑王您多想幾番才好。』

惠文王道：『你說的對，很有道理。』於是停止兵士，不再攻打燕國了。

畫蛇添足（見戰國策齊策。）

楚有祠者，賜其舍人酒舍。人相謂曰：『數人飲之不足，一人飲之有餘。請畫地爲蛇，先成者飲酒。』一人蛇先成，引酒且飲之，乃左手持卮，右手畫蛇曰：『吾能爲之足。』未成，一人之蛇成，奪其卮曰：『蛇固無足，子安能爲之足？』遂飲其酒。爲蛇足者，終失其酒。

注釋（一）舍人，親近左右之通稱，戰國及漢初王公貴人多用之。

（二）卮，俗卮字，讀，說文云：『鬲器也，一名，所以節飲食。』接後人多用爲酒器之名。

今語譯文：

楚國有個祭祖的，祭罷，把一壺祭酒賜給左右親近的人。左右親近的人互相說道：『這一壺，大家喝，不夠；若是一個人，可就喝不盡了。咱們不如在地上畫一條蛇，看誰先畫成，誰就把這酒拿去。』一個人首先把蛇畫成，拿過酒來，正想喝；他得意的左手

拿着酒杯，右手仍在那裏畫蛇，說道：『我把蛇已經畫成了，還能給他添上腳。』腳沒畫成，另有一人把蛇畫成了，奪過他的酒說道：『蛇本來沒腳，你怎麼替它畫起腳來？』說完就把酒喝了，給蛇畫腳的倒沒喝着酒。

狐假虎威（見戰國策楚策·）

虎求百獸而食之，得狐。狐曰：『子無敢食我也！天帝使我長百獸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命也。子以我爲不信，吾爲子先行，子隨我後，觀百獸之見我，而敢不走乎？』虎以爲然，故彊與之行，獸見之皆走。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，以爲畏狐也。

注釋（一）天帝，天神也。

今語譯文：

老虎出來找各種野獸吃，找到了一隻狐狸。狐狸道：『你不敢吃我，天神差下我做百獸之王的；如今你吃掉我，就違背天神的命令了。你如果不信我的話，我前面走，你在後面跟着，看看百獸見了我，敢不跑嗎？』老虎信了它的話，就跟隨它走去，果然那些野獸見了它們都跑了。老虎不知道野獸的逃跑是怕自己，還以爲是怕狐狸呢！

·苛政猛於虎（節錄禮記檀弓）

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。夫子式而聽之，使子路問之曰：『子之哭也，豈似重有憂者。』而曰：『然。昔者吾舅死於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』夫子曰：『何爲不去也？』曰：『無苛政。』夫子曰：『小子識之，苛政猛於虎也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式爲弒之借，車前橫木也。古男子立而乘車，有所敬則俯而憑弒，故弒字引申爲敬字之意。

（二）豈，表態副詞。劉洪云：『豈，尊一；猶言誠也，實也。』

（三）而，副詞，與乃同，始也。

（四）夫之父曰舅。

（五）說文云：『苛，小草也，從草可聲。』引申爲煩瑣之稱，苛政準煩瑣之命令也。

（六）識讀，同誌，記也。

譯文：

孔子在泰山的旁邊路過，有一個婦人在墳墓裏啼哭，聲音非常悲哀。孔子靠在車前橫板上，很恭敬聽了一會，打發子路問她說：『你的哭聲，好像有大憂愁的。』婦人於是說道：『是的。早先我的公公着虎吃了，我的女婿又着虎吃了，現今我的兒子又着虎吃了。』孔子說：『你爲什麼不離開這個地方呢？』『咳！你祇知道，現在各地都是瀰漫着苛政，這個地方雖說有虎患，但是還沒有苛政！搬到有苛政的地方去，更受不了啊！』孔子說：『學生們，你們記着，苛政比虎還要可怕啊！』

不食嗟來之食（節錄禮記檀弓。）

齊大饑，黔敖爲食於路，以待餓者而食之。有餓者，蒙袂輯屣，貿貿然來。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『嗟！食來！』揚其目而觀之，曰：『予唯不食嗟來之食，以至於斯也。』從而謝焉；終不食而死。

· 谷子聞之，曰：『微與，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。』

注釋：（一）食，讀 與 同通。

（二）蒙袂，謂以袂蒙面，不欲見人也。輯，斂也，斂屣力疲不能 也。

（三）貿貿然，目不明貌。

（四）奉，捧也。「奉」「捧」古今字。

（五）嗟，應讀 與「趁」音相近輕視之聲。來食，語直而欠委婉，非敬辭。

（六）唯，發辭，語今『啊』字同。老子：『維之與阿相去幾何』。可証。

（七）以，承接連詞，與「而」同。

（八）從，副詞，隨也。

（九）來食之言，雖爲不敬，然不過細故未節耳。微，細也。

譯文：

齊國年景不好，人民缺吃缺得很厲害，黔敖籌備了些食品，擺在路旁，等待餓人來吃。有一肚中沒食的人，用衣袖蒙着臉，收斂着脚步，好像瞎子似的慢慢的向前走來。黔敖一見就膩了，他左手拿着食，右手端着水，說：『趁！還不走快些，給你吃！』餓人睜開眼睛，看着他說：『我啊！就是不吃踢捧的東西，才落得這個樣子。』黔敖知到自己

的不對了，趕緊向他謝罪，他到了沒吃，餓死了。

曾子聽說這件事了，他說：『他不出好聲音，可以走開不吃他的，他既認錯謝罪，就可以吃他的，爲這樣一件小事，就餓死，大不值得了！』

知悼子卒（節敘禮記檀弓）

知悼子卒，未葬，平公飲酒，師曠李調侍，鼓籥。杜 自外來，聞籥聲，曰：『安在？』曰：『在寢。』杜 入寢，歷階而升，酌曰：『曠飲斯！』又酌曰：『調飲斯。』又酌，堂上北面坐飲之，降，趨而去。

公呼而進之曰：『 ！盪者爾心或開予，是以不與爾言，爾飲曠何也？』曰：『子卯不樂，知悼子在堂，斯北爲子卯也大矣！曠也，大師也，不以詔，是以飲之也。』『爾飲調何也？』曰：『調也，君之嬖臣也，爲一飲一食，忘君之疾，是以飲之也。』『爾飲何也？』曰：『 也，宰夫也，非刀匕是共，又敢與知防，是以飲之也。』

公曰：『寡人亦有過焉，酌而飲寡人。』杜 洗而揚 。公謂侍者曰：『如我死，則必毋廢斯爵也。』至于今，既畢獻，斯揚 ，謂之杜舉。

注釋：（一）知音， ，知悼子，卽晉大夫荀盈，魯昭九年卒。

（二）師曠，晉之樂師；李調，近習之人。

（三）盪，昔也，謂始來之時。卽謂諫爭有所啓發。

（四）紂以甲子死，桀以乙卯亡，五者之疾日，不以舉樂。

（五）詔，告也。段玉裁注說文詔字云：『……又秦造詔字，惟天子獨稱之，文選注三五引釋曰：詔，猶告也。三代無其文。秦漢有也。據此可証秦以前無詔字，至倉頡乃有「幼子承詔」之語。』

（六）言不專供刀匕之事，而敢與防閑知悼子疾日之事，是犯侵官之罪也。

（七）讀， ，諺文云：『飲酒角也，禮曰：一人洗舉 。受四升。從角單聲。』

（八）杜舉，疑爲雙關語。一杜 舉 ；一『都舉』之音轉。

釋文：

晉大夫知悼子死了，還沒殮埋，平公飲酒作起樂來，師曠李調在一旁陪伴着，還敲着鍾

。杜從外邊進來，聽見了鐘聲，問道：『這是那來？』『臥室裏。』杜翳向臥室奔來，跳過臺階就到了，斟了一杯酒說：『饒你喝這一杯。』又斟了一杯，說：『調你喝這一杯。』他自己又斟了一杯，坐在了臺上，面向着北，喝起來；喝完，下了臺，就跑了去了。

平公不曉得他是來作什麼，把他叫進來說：『你剛進來時，我以爲你有什麼話要開導我，所以我靜等着你說話，你不理我，反讓聽喝酒是什麼意思呢？』杜說：『因日子不許作樂，知悼子還停柩在堂，這可以說是大凶了。曠是太師，應該把這個事告訴你，他不告訴，你是他的不對；所以罰他一杯酒。』『你讓調喝酒是什麼意思呢？』杜說：『調是君的親近臣，爲口子吃喝，忘掉了君應忌諱的事，所以罰他一杯酒。』『你自己喝酒是什麼意思呢？』『是一個宰夫，今天不專管刀匕的事，還參與知悼子的防閑，他（杜）越職，所以也罰一杯。』『聽你這一說，我也有過錯了，也該罰一杯，給我斟一杯酒來。』杜洗了洗酒杯斟上酒，就舉起來了。平公告訴左右的侍人說：『假說我死了，這個酒杯，要好生保存着用它，別把它廢了。』從平公一直到現在，凡是供獻食品完了的時候，就舉起酒杯，這就叫做杜舉——都舉。

塞翁失馬（節錄淮南子人間訓）

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，馬無故亡而入胡。人皆弔之，其父曰：『此何遽不能爲福乎？』居數月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，人皆賀之。其父曰：『此何遽不能爲禍乎？』家富馬良，其子好騎，墮而折其髀。人皆弔之，其父曰：『此何遽不能爲福乎？』居一年，胡人大入塞，丁壯者控弦而戰，塞上之人，死者十九，此獨以跛之故，父子相保。

故福之爲禍，禍之爲福，化不可極，深不可測也。

注釋：（一）術，術數也，研究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之理，以推之知人事，趨避吉凶者爲術數，如占候卜筮星命等皆是。

（二）遽，副詞。劉淇云：送也。王引之訓爲『豈』，按之『何遽』『奚遽』之文，『豈』義頗不可通，故今從劉說。（按此條引自楊樹達詞詮卷四，三十五頁遽字第二條。）

(三) 按『爲』與『化』古同音，故此處『爲』應訓『化』。

(四) 將，介詞，今言『領着』『帶着』。

(五) 髀，讀，勺。說文云：『股也，從骨卑聲。』

(六) 控，張也。

(七) 跋，讀，勺。說文云：『行不正也。』

譯文：

離塞上近便的地方，有研究陰陽五行，推知禍福吉凶，非常準確的一個人。他兒子養着一匹馬，無故的跑在胡人裏去。人們都去弔問，他的父親說：『這個誰能說清將來不是福呢？』

過了幾月，他家的馬帶著胡人的一匹駿馬跑回來，人們都去慶賀，老頭說：『這個誰能說清，將來不出差錯呢？』

家中有錢，馬又好，他又好騎馬，整天價，老是騎着馬玩去。一天掉下馬來，折了股。人們都去弔問，他爸爸說：『這個誰能說清將來不是福呢？』

住了一年，胡人領着兵馬，很兇的侵到塞裏來。年壯的人都張開弓去應戰，塞上的人，十個死了九個，只有他因為腿壞，沒去打仗；父子倆還能很安全的過活着。

所以福變禍，禍變福，沒有窮盡；它的神妙是猜不透的。

馬園說野人（節錄淮南子人間訓）

孔子行於東野，馬失，食農人之稼，野人怒，取馬而繫之。使子貢往說之，畢辭而不能得也。

孔子曰：『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，豎以大牢享野獸，以九韶樂飛鳥也，予之罪也，非彼人之過也。』乃使馬園往說之。

至，見野人曰：『子耕於東海，至於西海，吾馬之失，安得不食子之苗？』野人大喜，解馬而與之。

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，事有所至，而巧不若拙，故聖人重鑿而正納。

注釋：（一）太牢，三牲也。

（二）卽舜之韶樂也。

(三) 莊子至樂：『昔者海鳥止於魯郊，魯侯御而翹之于廟，奏九韶以爲樂，具太牢以爲膳，鳥乃暗視憂悲，不敢食一樹，不敢飲一杯，三日而死。』

(四) 園，讀口，養馬者。

(五) 枘，讀，木端之入孔處，鑿，其孔也。

釋文：

孔子過東野，拉車的馬跑了，吃了幾日的莊稼，野人一見大禍，牽過馬去拴起馬來不給了。孔子打發子貢去要，把一切的理由說完了，人家也沒給他。

孔子說：『用人不能聽的話去說人，就好像拿太牢宴野獸，用九韶樂飛鳥的一樣，他那了解呢？我打發子貢去，就錯了，野人不給，不是他的不對呀！』於是又叫養馬的去要。

養馬的到了那，見了野人，笑着說：『你從東海耕到西海，您想您這麼大的地上，我的馬跑了，怎得不吃你的莊稼呢？』野人一聽，樂了，解開鞵繩，把馬還了他。

說話像這樣的不講究，反倒能作事。可見作事，有時巧人還不如拙人；所以聖人辦事，不能死心眼，有時得量量窟窿，才安毛梢。

臂當車（節錄淮南子人間訓）

齊莊公出獵，有一蟲舉足，將搏其輪，問其御者：『此何蟲也？』對曰：『此所謂者也，其爲蟲也，知進而不知却，不量力而輕敵。』莊公曰：『此爲人而必爲天下之勇武矣。』迴車而避之。

注釋：（一）搏，讀鬥，擊也。

譯文：

齊莊公出去打獵，有一個蟲子，舉起足來要打車輪，莊公問趕車的：『這是什麼蟲子呢？』趕車的說：『這就是人們常說的。這個蟲子，只知道前進，不知道後退，不曉得自己有多大力量，可是瞧不起敵人。』莊公說：『他要是個人，必定是天下中最勇武的了。』於是迴過車來躲開它。

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（節錄論語先進章）

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，子曰：『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』『居則曰：「不吾

知也』，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』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『千乘之國，擬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』夫子哂之。

『求爾何如？』對曰：『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』『赤爾何如？』對曰：『非曰能之，願學焉，宗廟之事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』『點爾何如？』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『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』

子曰：『何傷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』

曰：『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』夫子喟然嘆曰：『吾與點也。』

三者出，曾皙後，曾皙曰：『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』子曰：『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！』

曰：『夫子何哂由也？』曰：『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』

『唯求則非邦也與？』『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。』『唯赤則非邦也與？』『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亦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』

注釋：（一）曾皙，曾參父，名點。

（二）以，外動詞，認也，以認雙聲，認，古蓋讀「ㄩ」。以之句主，爲吾，省畧。

（三）此「以」字與上「以」字同。此以之句主爲爾，亦省畧。

（四）以，動詞，易之借，治也。

（五）率爾。輕遽之貌。

（六）攝讀尸亡，管束也。

（七）因，仍也。

（八）方，向也，謂向義也。

（九）哂讀尸亡，微笑也。

（十）求，冉有名。

（十一）方六七十，謂方圓六七十里之小國也。

（十二）如，選擇連詞，或也。

(十三)足，富足也。

(十四)如，介詞，與今語「依照」同。

(十五)赤，公西華名。

(十六)如會同，此如字與第十二條用法同。周禮春官太宗伯：『春見日朝，夏見日宗，秋見日覲，冬見日遇，時見日會，殷見日同。』按時見者，無常期；殷衆也。

(十七)端，玄端服；章甫，禮冠。

(十八)相，贊君之禮者。言小亦謙辭。

(十九)希，間也，歇也。

(二十)箏，讀ㄙㄨㄥ，投琴之聲。

(二一)作，起也。

(二二)撲簌，具也，猶事也。

(二三)「莫春」，今作「暮春」，「莫」爲「暮」之本字。

(二四)春服，單袷之衣。

(二五)浴，盥濯也，沂讀ㄧ，水名，在魯城南。相傳此地有溫泉。

(二六)風，乘涼也。舞雩，祭天禱雨之處，有壇樹樹木也。雩讀ㄩ。

(二七)與，外動詞，許也。

(二八)夫，指示形容詞，彼也。

(二九)何，疑問副詞，爲『爲何』『何故』之意。

(三十)點以誤爲邦，自任爲不讓，故有此問。

(三一)孰能爲之大，言無能出其右者。

譯文：

子路會曾冉有公西華，在孔子一旁，很恭敬的坐着。孔子說：『我知道我比你們大幾歲，但是你們不要拘乎這個，有什麼話，今天可以隨便說。』大家不曉得孔子的心意，誰也沒言語。孔子說：『平常日子，你們好說：「誰也不曉得我將來要作什麼。」如果有人知道你們了，想用你們的時候，你作什麼呢？』

子路很輕率的答道：『假設有一千乘的國家，站在大國的中間，時常有兵來侵擾，再加上連年不收，這很難辦理了罷？我要當了權，不必多說，三年的工夫，可以教導的人們，一提打仗，都有勇氣；一作事，都趨向仁義。』孔子笑了笑他。

孔子問冉有：『求，你怎麼樣呢？』冉有見孔子笑子路的口氣太大，他慚小了，很謹慎的說：『方國六七十里的地方，不必如此的大，再小些，或者五六十里也可；如果我掌了權，三年的工夫，可以讓人們不缺衣食，還都知道禮樂。有君子來，我還應讓給他。』

孔子問公西華：『赤你怎麼樣呢？』『我還談不到能作什麼，我現在還要學禮。宗廟中祭禮的時候，或者諸侯朝見天子的時候，我穿戴上禮服總冠，能當一個贊禮的人就心滿意足了。』

孔子問曾皙：『點，你怎麼樣呢？』曾皙正鼓瑟，當郎一聲，他把瑟放下，站起來說：『我和他們三個所願作的不一樣。』孔子說：『沒關係，各人說各人的。』曾皙說：『現在正是暮春天氣，單衣服都穿上了。大人五六個，孩子六七個，一齊到沂水裏去洗澡；洗完澡，再到祭天祈雨的祭壇旁邊的大樹下，涼快一會，就很快活的沿着路歌回來了，這就是我最高興的事。』孔子很歡喜的說：『還是點說的好！』

子路他們倆出去了，曾皙走在了後邊，問孔子：『他們倆說的怎麼樣呢？』孔子說『各人說各人的志願罷！』『先生，那麼您為什麼笑子路呢？』治國得禮，他出言不遜，我笑他張狂！』

『求沒有治國的才能嗎？』『你怎麼看出能管方圓六七十里，或者五六十里的事，就沒有治國的才能呢？』

『赤沒有治國的才能嗎？』『宗廟會同，不是管理諸侯的事麼？』你要說赤作事的能力小，還有誰比他作事的能力大呢？』



